

重庆大轰炸亲历记——

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

袁廷毅

我从重庆走来，从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走来！

拂去尘封的记忆，一段往事，让我穿越时空回到过去——那苦难的岁月！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对陪都重庆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轰炸最频繁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听到防空警报划破长空的嘶鸣。有时警报解除又一次警报就响了起来，人们还没来得及离开防空洞，轰炸又开始了。成群的日本飞机在低空飞行，炸弹纷纷落下，敌机扔完炸弹扬长而去，如入无人之境。地面的防空炮火，难以掌握空中主动权。

等我懂事时，我见到的轰炸通常在我们的南边，站在家门口，可以看到轰炸燃起大火升起的浓烟。地面的炮火加强了，一支新建的中国空军担负起拦截敌机和保卫重庆的任务，此后日本飞机白天来的少了，常在晚上偷偷进来。甚至没有警报飞机就到了，警报响后全城立即陷入黑暗之中。爆炸过后，一个白色刺眼像太阳一样明亮的光球出现在夜空，照亮寂静的山城。这是敌机投下的照明弹，炸弹落地的爆炸声也随即接二连三地响起。与此同时，地面防空火炮骤然响起，连成一片，可以看见炮弹飞行划出的光道从不同方向射向天空。照明弹熄灭后，轰炸引燃的大火照亮夜空，多少人家陷于悲痛之中，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在恐怖和泪水中度过！

后来，终于有一段时期日本飞机没有来了，山城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我们家住在兵工厂宿舍区，父母在兵工厂上班。宿舍对面，就是东面，隔着一条公路是个山丘，叫鹅公崖。向东望去，是绵延至东南方的巍巍群山。山下就是兵工厂，是我父母工作的地方。兵工厂在坡下低洼处，每天上下班要走一百多级的台阶，坡度很大，有七十度左右，脚步宽度不足脚长。一条运送军火的公路就在坡底，由北向南通到工厂。

一个初夏的早晨，太阳像往常一样从东方升起，穿薄雾，露出殷红的笑脸。门前有

棵黄果树，刚吃完早饭，我沿着门前的台阶上坡，一个人来到树下。高大的树干，粗壮得六七个小男孩抱不过来，密不透光的浓荫像把大伞，这里是我们孩子的天堂。这时，妈妈在家里料理家务，爸爸正在喂猪。

我独自一人站在那儿，向日出的地方眺望，凝视远方晨雾中迷蒙的山影。突然，我发现天空多了三个黑点，就像三只小鸟在远处飞翔。黑点越来越大，正当我惊讶之际，我隐隐地听到一种奇怪的嗡嗡声。难道是工厂的机器发出的声音？不是，是飞机？正当我犯疑的时候，远处传来高射炮的声音。突然警报响了，那三个黑点忽然散开了，突然不见了，像是掉了下去。另一个惊慌失措地向西南方飞去，消失在视线中。剩下一个黑点，越来越大，似乎向我们这边飞来。

已经可以听到飞机发出的嗡嗡声。以前敌机一直在我们的南边，离我们很远的地方轰炸，这一回飞到我们这边来了。黑点很快大起来，“飞机来了，飞机来了！”我惊叫起来，爸爸听到我喊叫跑了出来。一架飞机正向我飞来。爸爸也惊叫起来，我们的叫喊惊动了整个家。我赶忙往家跑，爸爸冲出来把我抱回家。因为房子是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爸爸不放心，抱着我又拉着妈妈往外走。妈妈死活不肯出去，我也跟着喊妈妈出去，可她就是不愿离家。争也没用，来不及了，我们只好叫她躲到床铺底下，父亲把我架在脖子上冲了出去。开始往西跑，父亲看见往西跑的人太多，就又折了回来。

父亲架着我往坡下的工厂跑去，附近有军队把守，坡道陡踏步窄，只能一步一步的走。慌乱中父亲脚下一滑，我们差点滚下坡去。幸好父亲稳住了脚步，他看着脚下的路，不敢抬头。

我担当起观察的任务。一架三个头的飞机已经来到前面不远处，可以清楚地看到旋转的螺旋桨、机身和翅膀。飞机正向我们头顶压过来，我急坏了，赶紧喊道：“爸爸，不能走了，飞机朝我们飞来了，赶快回家吧！”听了我的话，父亲停住了脚步。

忽然，飞机转向北飞，山背面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敌机又从山场里钻出来，再转向南，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顺着公路，飞得很低。我十分害怕，担心它会向我们冲过来，我又叫起来：“飞机朝兵工厂飞，不能再往下走了！”

这时，公路上男一女两个人，约三十多岁，挑着担子，像是赶集的农户。他们正向兵工厂方向一前一后地惊慌逃命。飞机对他们紧追不舍，就在飞机俯冲下去，飞近他们的一瞬间，“哒哒哒……”从机头射出一连串子弹。男人向前跑了几步，挑的担子甩了出去，跌倒在公路上。女人在后跑，飞机飞到她前面去了，她吓得哭着叫着停住了脚步，喘着粗气，她跑不动了；飞机从男人的头顶上越过，拉了上去。男人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走停停，艰难前行，身后留下一条长长的血迹。

飞机转了一圈，又从山那边飞回来。这时家属区出来了好多人，站在外面看。大家不顾自身安危，急得喊叫起来：“趴下，快趴下，飞机又来了！”“靠边，靠边！赶快藏起来！”“快呀，快呀，飞机又来了！”在众人喊叫声中，我吓得最起劲。飞机飞到那俩人身边，又开始疯狂扫射。“哒哒哒……”一阵枪声，女人跌倒了，男人颤抖了一下，一声惨叫倒在路上不动了。

飞机飞走了，那个受了伤的女人又挣扎着爬起来，哭着叫着，摇摇晃晃地走着，赶到倒在血泊中的男人身边，一下子扑到他身上，挥动双手前后仰地嚎啕大哭起来。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从深深的山谷里飞向天空，震撼着人们的心！

不会，敌机又转过一圈出现在对面山上，准备第三次追杀。正当它接近对面山头，转弯向我们这边飞的时候，对面山头响起了枪声。突然，我看到山顶上站着一个战士，用步枪对准飞机射击，子弹在空中发出清脆的“叭！叭！”声！敌机机身对战士俯冲过来，“哒哒哒……”敌机的机枪响了。那战士冒着射向自己的串串子弹，变换着位置，从容不迫地向敌机瞄准射击。敌机从战

士头顶飞过去又拉起，战士乘机更换弹夹，很快寻到敌机。转了一圈的敌机又来了，战士依旧用步枪对着飞来的敌机射击，毫不畏缩。突然，疯狂的敌机对着战士站的位置冲去，战士不慌不忙，闪身躲过，飞机拉起时扬起了高高的尘土。敌机快速地转着小圈向战士射击，战士机灵敏捷地腾跳躲闪，瞄准敌机射击，从容不迫地与敌机周旋。

几分钟后，又过来一个战士，“哒哒哒……”端着机枪对着敌机扫射。这时，拿步枪的战士扔下枪跑过去，紧紧抓住机枪支架放在自己肩上。一个地面一个空中，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两个战士配合灵巧，机枪紧紧锁定快速盘旋的敌机，不停地喷射着复仇的怒火！双方对射，枪声响起一片，场面非常激烈！我们情绪紧张而又振奋，齐声呼喊：“打！打！打！把它打下来！”大家早已把自身安危，与那两位无畏的战士绑在一起了，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愤怒的声音，助威的声音，赞美的声音响成一片。

在紧张的搏斗中，敌机抖动一下，终于摇摇晃晃地向东逃走了！我看着她远去，直至消失在远方的天际。

敌机走后，从兵工厂方向来了几个人，带着担架的人抬走了，鲜血染红了这条运送抗日武器弹药的公路。

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抗战的场面，亲耳聆听到战斗的枪声。岁月湮灭了许多记忆，但日本侵略者种下的仇恨，让我牢牢记住了这一天。这一天对于我，不仅是一次经历，也是一次精神洗礼。在我的童年，留下对日寇暴行永生难忘的记忆，和刻骨铭心的仇恨！

一九四五年八月，重庆提前得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八月十五前的晚上，庆祝胜利的鞭炮声、欢呼声响彻山城，度过一个不眠之夜。那天晚上，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当下方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时，家属区也沸腾了，人们热泪盈眶，奔走相告：苦难的岁月终于熬到头了，终于可以议论回家的事了！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战旗猎猎，军车隆隆。2025年9月3日大阅兵现场，80面抗战英雄部队荣誉旗帜组成的战旗方阵，承载历史荣光驶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远在千里之外的霍邱县，群众兴高采烈地在欢呼。随着威武雄壮、整齐划一的分列式过后，当“北上抗日先锋队”的旗帜出现时，人们无不欢欣鼓舞、激动鼓掌。地处淮畔的霍邱古城沸腾了——这里正是这面战旗的诞生地，淮河岸边的土地与人民，曾养育过这支英雄的连队。

历史的镜头缓缓拉回1929年6月的霍邱县。正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时期（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始于1932年，原文时间线修正）。作为根据地门户，霍邱在城郊组建霍邱红军工农赤卫团，李季先被任命为工农红军赤卫五团三营七连连长。雇农出身的他，成为七连首任连长。1932年5月，已任三营营长的李季先，跟随红四方面军第25军军长叶剑英解围霍邱古城，使其成为鄂豫皖苏区的“五大红色县城”之一。

1932年7月13日，悲壮惨烈的霍邱保卫战已鏖战一周，守卫北城门的正是三营营长李季先。他带领300名战士据城抗战，脸庞被硝烟熏得乌黑，衣服破成条条片片，仍怀抱机枪朝城下敌人猛烈扫射。突然，“嗷嗷”几声，敌人炮弹炸塌一段城墙，重机枪如雨点般横扫，多名战士中弹牺牲。成群敌人从缺口蜂拥而上，李季先只得带领余部撤向城内。眼看城防难保，军长叶剑英又受重伤，独立团团长郑恒才命令李季先率部从西门突围。当李季先带领全营战士历经九死一生突出重围时，身边仅余几十名战士。满身硝烟尚未散尽，他毅然带领这支“火种”，加入红25军蔡申熙师长率领的第74师，继续投身第四次反围剿战斗。

1934年12月8日，红25军长征行至陕西省洛南县三要司时，遭遇国民党军42师248团阻击。该连在时任连长肖邦和“猴子营长”李季先带领下，从九泉山侧面陡壁攀援至敌后，用大刀与敌展开肉搏战，打乱敌军部署。山下主力趁势进攻，全歼敌3营，俘敌450余人，缴获枪支300余支。此战一举打开北上抗日通道，红25军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亲自授予该连“北上抗日先锋队”称号。

抗战期间，该连随八路军（原红25军改编）奔赴前线，在保卫河防作战、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神垭战斗、百亩坪战斗（注：史料中“百栗坪”为“百亩坪”，原文地名修正）等战役中屡立战功。1943年，为响应大生产运动，该连先赴南泥湾开荒，后转至槐树庄生产，超额完成“耕作两年余粮一年”目标，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授予“大生产模范连”称号。

解放战争期间，该连参与宋河战斗，俘虏国民党17旅旅长李昭亮，缴获大量武器装备。1951年入朝作战，参加上甘岭战役，发射炮弹600余发，据战史记载，配合友军歼敌4730人，荣立集体三等功。

百余场战斗中，该连锤炼出“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的“四敢精神”。和平建设时期，这种精神持续传承：2006年整建制换装某型武器时，官兵在无人教程、无经验的情况下，自主编写操作规程，实现首发命中、首发命中，2011年被授予“精武强能标兵连”称号。

进入新时代，该连5次率先换装新装备并快速形成战斗力。2014年参加“火力—2014”演习，构建起弹炮结合、轮履结合的火力打击体系。2025年9月3日阅兵中，该连战旗作为方队成员，以全优成绩通过考核，彰显连队从步枪到火箭炮的装备跨越与战力提升。

该连荣誉室陈列的三把军刀，见证着奋斗历程：九泉山战斗中卷刃的大刀，豁口累累记录着肉搏的激烈；神垭战役缴获的日军少佐武士刀，提醒官兵铭记历史、激发血性；宋河战斗中缴获的中正剑，象征着对国民党军的胜利。三把军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连队“敢于亮剑”精神的实物载体。

英雄辈出，江山代代传。连队的勋章在传承中闪耀，精武的号角在时代里长鸣。“九三”阅兵中，“北上抗日先锋队”的战旗高高飘扬，既是历史荣光的深情回响，更是新时代精武强能的铿锵宣言。

屏前忆将军 诗里颂红魂

——观电视剧《上将洪学智》抒怀

冯英

一遍遍回放  
一遍遍凝望  
一遍遍动容  
敬佩之情，漫过蜿蜒的大别山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  
今日的大别山，曦光中的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满山的杜鹃花，给安静的老区  
披上五彩的盛装

大别山，星火燎原的精神绵延不绝  
那道劲的树木，寒冽中的山风  
以及无数双向往日出的目光  
将与那段悲壮而光芒四射的时光  
一起走进共和国的历史

老将军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  
大别山不会忘记  
老区人民不会忘记  
那刚毅豪爽的形象，将与日月同辉

一千次敬仰  
雪花儿在腊月的天空舞蹈  
泥土的芬芳，让我想起一支歌  
想起一位老将军，想起一部电视剧

梅花的骨朵透着品格  
鸟儿，在寒期中歌唱  
眺望，大别山像一位令人敬仰的长者  
伸出手，抚摸着山寨的山水生灵

夕阳牵手晚霞，“红”是主旋律  
在博物馆前，在烈士塔下  
我一次次地读镰刀斧头  
一次次地凝视那刚毅坚强的面庞  
敬仰，一次次地荡漾在我的心房

四处太原！朱蕴山擘画山西抗日弦歌

胡遵远



朱蕴山



朱蕴山的任命通知书

1936年2月至1937年6月，朱蕴山受中国共产党委托四次前往山西太原，与阎锡山、梁化之商谈联合抗日事宜，为促成阎锡山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

朱蕴山生平

朱蕴山(1887年11月—1981年4月)，安徽六安人，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他曾任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的重要领导

人之一。

1935年7月，朱蕴山与李济深、蔡廷锴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这是国民党民主派的第一个组织。同年12月，“大同盟”发表政治纲领，提出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核心的八项抗日反蒋主张，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号召，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此后，朱蕴山赴天津担任“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加强与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联系。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在《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首次提出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强调“只要愿意反日反蒋，不管什么阶级、什么党派，我党都应‘毫不犹豫’‘诚意诚恳’地与之联合”。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将争取山西实力派阎锡山作为统战重点。

1936年2月21日，为打通抗日路线，东征红军强渡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一面指挥晋绥军抵抗，一面电请蒋介石派兵援助。蒋介石借机调集20万重兵入晋，成立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指挥部”，企图围歼红军。日本侵略军则诬称红军东征威胁其在华北利益，要求派兵入晋。阎锡山在蒋日双重压力下，颁布《查禁共党入境办法》，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

此时，中共正从“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1935年底起，国共两党通过多种渠道秘密接触。鉴于山西局势危急，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朱蕴山赴太原转达联合抗日意愿。

一赴太原：试探合作(1936年3月)

朱蕴山深知阎锡山为人精明，为确保谈判成效，先致信曾任阎参谋长的台寿民(安徽同乡)，邀请其赴天津详细分析山西局势。二人随后同赴太原，试探阎锡山对联共抗日的态度。

会晤中，朱蕴山建议阎锡山与李济深、第十九路军合作，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同抗日救国。阎锡山表示愿考虑此议。离开太原前，朱蕴山还拜访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

二赴太原：推动转变(1936年5月)

1936年4月，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令中央军驻晋不撤，并迫使晋绥军进攻陕北。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步步紧逼，阎锡山陷入“降日、迎蒋、联共”的

三重矛盾中。经反复权衡，他决定向中共求助，派秘书梁化之赴天津邀请朱蕴山再次来晋。

5月20日，朱蕴山抵达太原，与阎锡山秘密会谈三次。针对阎的三点忧虑(红军报复、蒋军吞并、日军施压)，朱蕴山提出：山西应取消反共组织、解除对陕北封锁、成立抗日群众团体。阎锡山初步接受建议，并于5月25日收到毛泽东亲笔信，信中明确表示“红军西撤，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此后，阎锡山政策逐渐转向“联共抗日”。

三赴太原：取消“公道团”(1936年8月)

1936年8月，阎锡山再次邀请朱蕴山赴晋，商谈落实合作细节。朱蕴山转达中共北方局意见，要求山西首先取消以反共为宗旨的“公道团”。阎锡山最终同意取消该组织，解除对陕北封锁，并成立独立抗日群众团体。

离晋前，朱蕴山在中元节发现太原仍在召开“追悼晋绥剿共阵亡将士大会”，遂作《中元节夜游太原中山公园》五言长歌，劝诫阎锡山停止内战。次日，他将诗作转交梁化之，并指出此举与联共政策相悖。梁化之承诺今后不再出现“剿共”标语。

四处太原：牵线谈判(1937年6月)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趋势明朗。1937



朱蕴山纪念馆

征稿启事

创业，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敢为人先、勇闯新路，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攻坚克难、逆势前行。

这些历史阶段中，皖西儿女接续奋

斗的足迹同样深刻，这片红土地上发生的变革与进步同样值得被深情记录——它们是红色基因的时代延续，是皖西精神在不同历史坐标上的生动诠释，更是百年党史中不可磨灭的“皖西篇章”。

我们诚挚期待各位作家以新的视角深入这片土地，打捞那些建设年代的赤诚、改革浪潮的锐气、新时代的奋进故事，用文字串联起皖西从革命岁月到发展新篇的完整脉络，让《红土地》专栏在历史的纵深处，持续焕发红色的光彩与力量。

投稿邮箱：48221941@qq.com

一直以来，《皖西日报·红土地》专栏主要聚焦百年党史的皖西记忆，在各位作家的笔耕不辍中，那段烽火岁月的血雨腥风、沧桑巨变已得到充分书写，考虑到相关题材的作品已趋于饱和，也是为了更完整地勾勒皖西大地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百年征程，我们想将笔端向更广阔的历史时空延展：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百废待兴、艰苦